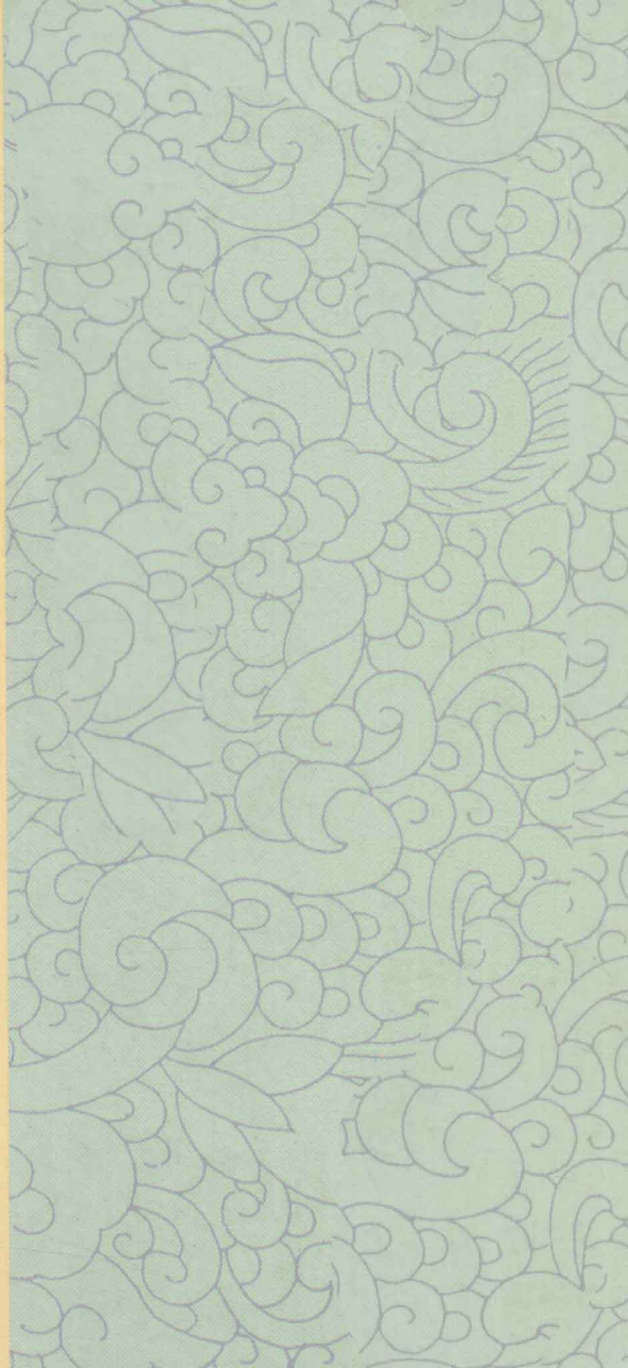


古文今讀

■ 陳耀南



陳耀南著

古文今讀

文擢題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所用原文取自 1961 年版《古文觀止》，承商務印書館同意複印，謹此致謝。

© 香港中文大學 199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62-201-508-5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騰步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道好景工業大廈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Appreciation (in Chinese)

By Chan Yiu-nam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508-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寫的書到了第十九本，就由多年來隔海相望的另一所大學——另一間母校——出版，作者的心情如何，很容易想像和理解。這其中，當然包括了感慨與感激。

首先要感激這本書的催生者、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鄺子器先生。沒有他的垂青，不會與母校的出版社結緣；而我在香港電台那個「古文觀止」節目的聲音，一定更快散失於空氣。抱歉的是：他大概想不到我要只就播講數十篇中精選十五篇而大加補充，從頭撰寫，又屢屢牽於他事，結果延宕了差不多一年才交齊書稿。他的熱心與耐心，這廂謝了。

負責本書的先後兩位編輯、謝嘉玲小姐和謝偉強先生，花費了許多心力，作者要衷誠地說：謝謝、謝謝了。

特別要敬謝蘇文耀教授。作者在崇基唸中文系、在中大重修學位的時候，學校還未禮聘到這位國學名師。這實在是當日我輩的遺憾與損失。幸運的是：十多年來，除了時時垂教之外，擢公還替作者好幾本書賜序與題端。溢美之辭，作者自然愧不敢當；那股殷勤勉的厚意，晚生末學是永遠銘謝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 陳耀南謹識

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序

蘇文擢教授

往嘗讀明世宋景濂文原上下篇，意謂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足以化民成俗之謂文。清顧亭林之言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正道，紀政事，達民隱，樂道人之善，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然則文初無古今之異，而有益害之分，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雖今而可讀；反是則雖古而亦廢。羣經諸子無論矣，自韓愈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古文之名立。千數百年來，相沿弗替。教者以是為教，學者以是為學，國家明倫弼教，亦以是為鵠的。上者學焉而躋身作者之林，下者學焉不失為謹身慎行之士。世咸曰古文古文，非謂其歷世綿邈，如三代吉金、商墟甲骨，古色爛然，供考據資玩賞云爾也。劉勰著論於文心，韓愈昌言於文氣，章學誠益以文德：求之於心，則天理人情不可得而昧也；求之於氣，則至大至剛、沛然莫之能禦也；求之於德，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百行無不賅。由是組之以章句，潤之以文采，而幹之以風骨，故能開學養正，膾炙於億萬人口舌之間而冥契於千百世心靈之會，夫是之謂古文。作者果何德而致焉哉？嘗觀漢唐宋以來，能自致於古文名家者，必以制行為先，以其窮天地互萬古之心，卓然自立於聖賢之域，行峻而言厲，心平而氣和，昭晰雍容，各隨所遇而發。彼辭賦、駢儷、詩詞、曲劇、小說，下

至書畫羣藝之作者，賢不肖或不齊，甚者取其藝而遺其行。惟古文家不可以為偽：必其生平光明磊落，下筆無慚，世讀其文，想其人德，而其與人為善之心，悲天憫人之願力，藹然流露於語言文字間。古文之不可廢亦不能廢，如此其重也！

晚清積弱，政教陵夷，古文漸為世詬病，至五四而壞亂極矣！桐城吳肇甫主講京師大學堂，慨然語人曰：「西學行則國人無暇瀏覽無足輕重之故書，獨姚選《古文辭類纂》，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讀之書，中國斯文，賴以不墜。」

昔嘗疑其言之過甚，乃七十年間，身閱文教之破敗，馴至士風萎靡，民德不修，詖淫邪遁之說，起而乘之，生於心而發政害事，日言中國文化而去之彌遠。方今台灣大陸香港自小學中學而大專，課程雖間列名篇，真能由講而明，由誦而入，覘文見心，因聲求氣，以潛移默化於文德者，有幾人哉？

陳耀南教授積學能文，劬於撰述。其所著《典籍英華》、《魏源研究》、《學術與心術》、《文心雕龍論集》等諸書，於吾華正統文教知之明而愛之篤，平居口講指畫，若飢以為餐，怠以為枕也。近以所為《古文今讀》示予，而督為之序。予瞿然起曰：古文而今讀，其古文之不幸而今讀之可喜歟！香江百餘年託治外人，中文所賴以自存者，正統文化之力耳。而今世尚有以經典為迂闊，以文言為死朽無用，於是語言、語文、文學、國文、國語，諸詞迭出，舉世以鈎鈎語法為風尚。王力先生，當代通人，曩時主編《古代漢語》一書，實皆

駢、散、韻之古文，而卒不肯以古代文章稱；予嘗面扣其說而不可解。往歲予任教中文大學，中文系有文章習作班，督諸生背誦古文，習寫文言文，班中欣然受教而日進。其後此科旋廢。今海內外庠序之間，其復有以古文誘導後進者乎？吾不能盡知。夫謂古文文言為無用，與虛言語法而不讀古文，虛誦古文而不下筆為文，皆古文之不幸也。

耀南教授茲編之撰，其始以《古文觀止》講述於香港電台，求為普及，今雖篇僅十五，而選錄至精，皆往昔家絃戶誦，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厭。以今讀名之，豈所謂日月常在，光景常新者耶？題解中一人詳其行誼，一事究其終始，深體於言以行立，文以人傳；補注則旁搜遠紹，索隱窮微；語譯則詞意兼賅，觸理明晰；賞析則尤有得於文心六觀之法。可謂目瞭而體無不分，心敏而理無不達。其於初學啓迪之用心，亦云周備矣。抑予以為古文之切於今讀，不特謀篇造句、修辭、結響諸端，可以通乎語體寫作而已。將使教者學者，於知解、諷誦之餘，有以興感其意志。故讀《鄭伯克段於鄆》，而知孝弟為人道之基；讀《觸讐說趙太后》，而懷於無功之尊，無勞之奉為不可恃；讀《卜居》而知從俗富貴以偷生為可恥；讀《屈原列傳》而知正道直行之可敬，讒小之可憎；讀《蘭亭集序》而慨然於哀樂之無常，死生之事大；讀《弔古戰場文》而知驢武之可恨，仁義之師為可貴；讀《進學解》而知業精於勤，行成於思；讀《捕蛇者說》而痛於苛政之虐民；讀《岳陽樓記》之先憂後樂，此大易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義也；讀《醉翁亭記》山水與民同樂，亦范仲淹不以己憂之義也；讀

《赤壁賦》英雄安在，超然於時空之變，亦莊子時無止分無常之義也；讀《賣柑者言》，則惕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為可羞；讀《瘞旅文》而動掩骼埋胔之仁；讀《報劉丈一書》，知趨走權貴為寡廉鮮恥之事。諸篇之作，時地懸殊，為體亦異，要皆崇仁義而明是非，大裨政教，深合乎景濂、炎武二氏之論文。青年學子，得茲編而誦習之，諷古文而唇吻道會，性情無不受也；閱今讀而渙然冰釋，文理無不暢也。無古文不足以起文教之用，無今讀不足以進古文之初階，茲非其幸歟？學者繼是而有志焉，即茲編而求之《古文觀止》、《古文評註》、《古文析義》、《古文筆法百篇》諸書，進而《古文辭類纂》、《昭明文選》，以上探乎四書五經之大原。古文通而文教立，民德昌，所謂中國文化者，其在斯乎！一九九一年歲在辛未清明順德蘇文擢。

凡例

一、本書自吳氏《古文觀止》精選若干家，人各一篇，酌予補注；並加語譯、賞析，以供有志研治古典散文者參考。

二、作者介紹及補注、賞析各項，繁簡隨人隨文而異，讀者幸毋以劃一繩之。

三、文言語法、虛字，與白話既異；濃縮凝練之處，亦所在多有。本書語譯，謹已句斟字酌，務求契合原文之情態神采。其有文言隱去而語體宜加者，以括號表示。讀者較之坊間各本語譯，便知異同。

四、限於時力，謬誤難免；海內方家不吝賜教，俾得補正，是所厚幸。

目錄

前言	伍
蘇文擢教授序	柒
凡例	拾壹
導言(附錄：文言、古文、白話文)	一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	三五
《戰國策·觸讐說趙太后》	五一
《楚辭·卜居》	六一
《史記·屈原列傳》	六九
王羲之《蘭亭集序》	八七
李華《弔古戰場文》	一〇一
韓愈《進學解》(附錄：國學與韓文)	一一三
柳宗元《捕蛇者說》	一六九

范仲淹〈岳陽樓記〉·····	一八一
歐陽修〈醉翁亭記〉·····	一九九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二二五
蘇軾〈前赤壁賦〉·····	二三三
劉基〈賣柑者言〉·····	二五三
王守仁〈瘞旅文〉·····	二六一
宗臣〈報劉一丈書〉·····	二七五

導言

為甚麼還要讀古文？都快二十一世紀了！

今天的世界，口語表達的效率，有時已經超過文字。

今天的文字主流，不是華麗艱深，而是明白曉暢。

就中文來說，都早已是白話文的天下了。

為甚麼還要讀古文？

甚麼是「古文」？

「古文」這個名詞，有多方面的意義。

第一：漢朝人所稱秦統一以前的、流行於東方各國的文字——例如許慎《說文解字·

序》所謂「古文奇字」；

第二：用上述文字寫成的先秦遺書——例如《史記·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

第三：漢時孔子舊居壁中所發現的、用上述字體和文體寫成的經書——即所謂「古文

經」，以及據此而衍生的學術流派——即所謂「古文經學」；

第四：對「今體」（駢文）、「時文」（八股）而言的文章體裁，即是文言文之中的散文——例如所謂「古文運動」、「桐城古文」。本書所選注和譯釋、下文所概略介紹的，就是這個意義的「古文」。

文章起初本來是口語的代表。口頭語言，自然地參差錯落，而又間中有些排偶，所以散文也是如此。不過，人類有藝術加工的愛好與要求，而觀念上的聯想、類推、比照，發而為語文上的排偶、對仗，正表現一種整齊、均衡、對稱的藝術之美。中國從東漢以後，文章寫作之中，造對偶、用典故、講聲律、數藻采的風氣，就越來越盛，於是有所謂「駢文」——「駢」，是「二馬並駕」的意思，用以表示：這種文章的主體是對偶的文句。

駢文到了六朝（特別是齊梁時代）興旺到極點；而過於注重形式之美，思想就不免淺薄，情感也往往浮偽，這種文章的致命之疾，也越來越顯著。不少先知先覺者——例如寫《文心雕龍》的劉勰——早已一再警告。不過，由齊、梁到唐代，駢儷文體仍然盛行，在結束盛唐的安史之亂以後，崛起中唐的韓、柳二子，才助成了代駢文而興的古文。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的不只是「霓裳羽衣曲」，而且是唐朝的隆盛局面。安史之亂以後，種種政治、社會上的衰亂之象，陸續呈現。外則夷狄交侵，似乎五胡亂華的慘劇，就要重演；內則佛道二家的信仰與思想，越來越流行，造成社會和文化上極可憂慮的情勢。

為甚麼會如此呢？簡單來說：一方面，當時佛道二教的出家之人，不負國民的種種義務，而又繼續直接間接享用其他國民的勞動成果，並且通過捐獻、聚斂，二教的出家之所，都成為財富、田土的集中之地，政府與庶民的生計困難，都因此同時增加。另一方面，老莊之學，以逍遙觀賞為高；瞿曇之教，以捨離解脫為樂；兩家都使領導社會的知識分子精神疲軟、鬥志怠弱，逃避了現實，捨棄了責任，這是中華文化的大患大憂！

在這個越來越峻急的情勢之下，一些有心人便不斷奔走呼號，從改革文體，去振興儒學，以弘揚真正孔孟傳統的憂患意識與淑世精神，來強化人心，挽救社會。這是文學改良運動的基本動力。

第二個原因是：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民族混融與文化交匯，思想、語言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要準確而靈活地達意表情、抒論敘事，駢文就拘限太多，而陳腐太易了。以韓愈為首的一班學者、作家，於是奮然揭起「古文」的大纛，去振興散文，從事改革。

改革的旗幟，為甚麼標為「古文」呢？我們知道：近代以前，中國所接觸到的四周外邦，文明都遠在中國之下。要改革現實，除了「古人」的成功例子之外，榜樣很難從別的地方尋找。韓愈等人標舉「古文」這個名稱，其苦衷在此。如果以為他們是盲目的崇古，就太過了。長期以來，因為時勢的影響，現代有些人往往把「新與舊」、「中與西」、「好與壞」幾個範疇等同起來，造成思想的混淆和評價的錯亂，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大宗師，也是古文藝術的最高造詣者。由於他的努力，加上當代柳宗元等的響應輔弼，再加上後來北宋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大家的成就，運動就臻於成功。其後又有明、清許多文家的繼響，於是，在民初以前，幾百年的文章正宗，就是古文了。

簡單來說：「古文」這種文體，形式上比駢文更接近自然語言，多用之、乎、者、也等所謂「虛字」，以表現情態聲音；不講究對偶、用典，不刻意鋪排絢麗的詞藻；思想內容，主要奉儒家的倫理為標準。所謂「古文」，就是這樣的文體了。

爲甚麼要讀古文？

世易時移，現在我們說理、敘事、抒情、寫景，似乎很少不用語體文了；那麼，何以還要重視古文的研究與欣賞呢？

首先：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就是以古今相去不遠的人性人情作為基礎，而表現之以因革通變的藝術技巧。古代的文學成就，是現代的文學營養；文言的成功典範，是語體的取法榜樣。就文學內涵的理境、事境、情境來說：古人的經驗，是今人的借鏡；前世的智慧，是現代的參考。這些，在於今日，已經是人們的常識了。事實上，口頭語也好，書面

語也好，有平易曉暢的基本要求，也有高深巧雅的精妙境界。從語言形式到情思內容，都是如此。這樣，古典的、文言的營養，又怎能欠缺呢？高呼線裝書要丟進毛廁，叫囂文言白話勢不兩立，即如廢除漢字、改用拉丁字母一般，都是既偏蔽、又過激的，某一個特定時期和環境之下的說法，經不起事實的考驗，也早已被歷史駁倒。

其次，散文之所以為散文，就在於題材、作法、形式，都自由而且廣泛。舉凡宇宙之內，人類心智所及的一切情境、事境、理境，無論精粗巨細，應用的、藝術的、哲理的，都可以寫入散文。我們要欣賞和掌握中文的語言藝術，要了解中國的學術思想，要探討中國的社會變化，以至要多一點了解人生，必要而上佳的途徑，就是：

多讀一點古文。

《古文觀止》

古文之多，汗牛充棟；古來佳製，也着實不少。生也有涯，誰能遍讀？因此，包括比較全面而有代表性、抉擇比較精審而又便於後學的古文選本，自然普受歡迎。家絃戶誦，而影響也因此十分廣遠。《古文觀止》就是這樣一個選本。

《古文觀止》，正如《唐詩三百首》，都是幾百年來坊間習見之書，但是並不應當是「大

雅之所羞稱」：它的編選者不是名家鉅子，而又不是村學究。村學究往往聞見淺陋，狹隘酸腐；鉅子名家，又容易個性太強，派性太烈，去取選擇之間，難免入主出奴，執一廢百。還有：名家選文，固然可以獨具隻眼，賞識佳製於牝牡驪黃之外；但也會陳義甚高，門牆崇峻，使後學望洋興歎之餘，不知道「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究竟何在。所以，就文學普及教育的意義來說，要不流於淺蔽固陋，又不致門戶自限，涯岸自高；要金針度人，指出向上一路，而又為大多數學者能力所及，才是真正好的選本。《古文觀止》的好處，就在這裏。所以三百年來，超過一切其他同類選本而傳誦不廢，影響極大。它所選載的文章，其中名言警句，許多已經成為日常詞彙；其中動人之情、服人之理，也早已變成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綿延廣衍下去，可見影響之大。魯迅在《集外集》（一九三三年）《選本》一文中，將《古文觀止》與《文選》並稱，就是此故。

原先替《古文觀止》寫序的吳興祚（一六三二—一六九八），浙江山陰人，曾任福建巡撫、兩廣總督，著有《宋元詩聲律選》、《史遷句讀》等書。據他說：在福建時，侄兒楚材（名乘權）是他的家塾助教，工舉業，好經史，富有會心，與侄孫調侯（名大職）切磋砥礪。二子才氣過人，善文章，編成《古文觀止》，其選簡而該，評注詳而不繁，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功豈淺鮮云云。《古文觀止》梓行於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十六年後，吳楚材又著《綱鑑易知錄》，是一本簡明扼要的、中國通史的普及讀物，流行也相當廣遠。由此看